

妃行天下
系列

0309

QINGQINGYOUJIAN
WORKS

青青的悠然
著

他为她笑抛百万大军，他为她醉笑三千场，
他为她，将天下胜败都做杯中酒，
她又有何不敢，执刀为君，颠覆天下荣华？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www.girlbook.cn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HUAN FEI
上

潇湘书院顶级人气大神
青青的悠然 爽辣情仇，感动完结
他如《龙门飞甲》里狼厉妖娆的雨化田
她是风华绝代的辣手毒妃
强强联手，决战天下，谁与我是天作之合？
〔完美终结〕

宦妃

宦妃

完美终结

上

QINGDEYURAN WORKS

青青的悠然 著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宦妃·完美终结: 全2册 / 青青的悠然著. — 青岛:
青岛出版社, 2013. 10

ISBN 978-7-5436-9695-2

I. ①宦… II. ①青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06019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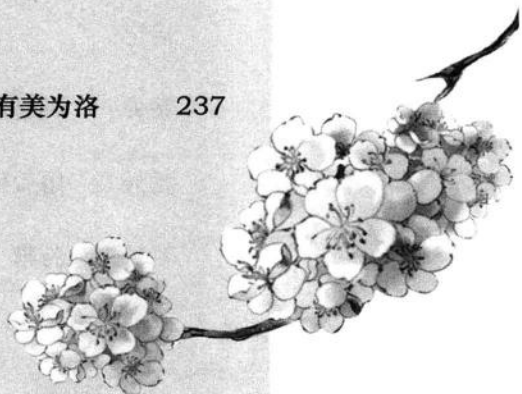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 宦妃·完美终结
作 者 青青的悠然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责任编辑 刘耀辉 E-mail: liuyahui0532@126.com
特约编辑 李文峰 史静怡
封面设计 80小贾
版式设计 孙顾芳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印 张 38
字 数 56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436-9695-2
定 价 55.00元(全二册)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70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电话: 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29

目录



第一章 魑魅魍魉	1
第二章 与魔共枕	84
第三章 终成眷属	172
第四章 有美为洛	237



目录
下

第五章 沙海寻鬼	301
第六章 君美如玉	387
第七章 大厦将倾	463
第八章 杀戮之局	527
终 章 倾尽天下	571
后记	587
番外一 风起青萍	588
番外二 婚后生活	595
番外三 狩猎	598



第一章 魑魅魍魉

王妃

就在西凉茉和百里青两人共剪西窗烛，“亲切交谈春游第一日的感受”时，德王府的帐篷里却一片愁云惨雾。

“母妃怎么样了？”司流风问站在帐篷门前的嬷嬷。

那嬷嬷点点头，有些不安地道：“小王爷，一切都按您的吩咐办妥了，王妃虽然恨含香小姐，但还是让人给含香小姐治病去了。”

司流风点点头，让那嬷嬷打了帘子，进了大帐。

帐篷里，德王妃似乎已恢复了冷静，正安静地坐着喝春茶。若不是她身边的两个婢女紧张得不行，已完全看不出她今日下午还曾经歇斯底里了。

见司流风进来，两个婢女更加紧张起来。司流风摆摆手，让她们下去。等人都走出去了，他才在德王妃身边坐下。

“你来了。”德王妃缓缓抬起眼，看向司流风。

就在那一瞬间，司流风忽然觉得德王妃老了——她的发鬓已泛出了几丝白来，神情也倦怠得像个老妇人。

他点点头，“我来了。”

“听说贞敏要与你和离？”德王妃垂下眼帘，疲惫地道。

看着德王妃，司流风忽然不忍，低声道：“母妃，一切都是儿子的错……”

德王妃凄厉冷笑，“不，不是你的错，是我识人不明，不但养大了一只白眼狼，还纵容外头进来一头恶白虎，如今害得亲女儿落得如此下场，还要为了儿子的大业，去请太医医治那害死我含玉的白眼狼！”

“母妃……”司流风脸上浮现出痛楚。

“如今，皇上体恤本王妃神志不清，你也不在现场，无法确定真相，司含香那贱人的命算是暂时保住了。你要将她带走养在身边，或是留在这里锦衣玉食地看着然后斩首示众，那都是你的事。”德王妃怏怏长叹。

“母妃，儿子知道这事实实在为难母妃，若今后事成，儿子便将含香交给母妃任意处置！”司流风一拱手。

看着他的模样，德王妃淡淡地道：“好，本王妃等着你实践诺言的一天。但，本王妃还要一个人为含玉陪葬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西凉茉！”德王妃从牙缝里挤出了那个名字。自打西凉茉进入德王府后，她整个德王府就没一件好事！

司流风一愣，“母妃……”

“怎么，舍不得？那贱人瞒你那么久，你难道一点儿也不生气？而且，现在你连她背后之人是谁都不知道，就算你怜香惜玉，本王妃也决容不下她！”

德王妃眼里闪过一抹阴沉冷酷的光，握紧了手里的青瓷茶杯。

司含香该死，但西凉茉也逃不了！从一开始，那小贱人嫁过来的目的就不纯，一定有人在她背后指使！只是现在说这些都已太迟，他们已落入了对方的圈套，却还不知道对方的真面目和目的！

顿了顿，司流风道：“母妃觉得，茉儿背后之人是谁？”

德王妃冷哼一声，将茶杯扔在桌上，“她一个少女……除了她父亲，我还真想不出谁有那本事，能控制得住堂堂靖国公之女！”

“靖国公……儿子却觉另有其人。司礼监无孔不入……而且，除了茉儿，九千岁也以巡视陪都的名义去了洛阳。”

司流风总觉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况且一年前，百里青就对刚刚被册封为“贞敏郡主”的西凉茉青眼有加。为此，他还让含玉去探过西凉茉的口风。

德王妃一愣，“你是说，你怀疑西凉茉身后之人是……九千岁？”

但她很快又摇了摇头，“这怎么可能……”

司流风接道：“西凉茉当初一直不得宠爱，最近一年忽然极得靖国公青眼，甚至连西凉仙和西凉丹都比不过……事有反常即为妖，一个长期不得宠爱的女子，在哪里学得一身武艺？又怎会在咱们天理教筹备了三年，准备在簪花大会上一统武林前嫁入咱家？天底下，怎会有这许多巧事？”

德王妃冷笑一声，“只能说西凉无言这人实在深藏不露，看着一副忠肝义胆的磊落模样，恐怕很早之前就步步为营，将最看重的女儿培养成了高手。什么被继母

虐待，什么不被父亲待见，不过是障眼法，怕就为了今日与我们为敌！”

德王妃这么一说，司流风沉默了下来。

确实，母妃的揣摩更合情合理，否则也解释不了，一个被继母虐待的少女，怎会有一身强悍内力与武艺，与练武数十年的自己不相上下。但他也分明记得，赏荷宴上她被韩氏设计，差点儿死在马蹄下的事，不似作伪！

想到这儿，他忍不住问了出来。

德王妃听了，却只讥讽地嗤了一声，“风儿，你虽得众女爱慕，却着实不了解女子。女子可以是世上最温柔的存在，也可以是世上最残忍的存在！希望独占夫君，不希望别的女子诞下夫君的子嗣，这是女子的天性，哪怕是至亲姐妹，也一样会反目成仇！”

听到最后一句话，司流风看着德王妃，朗月明星般的眼底掠过一丝阴霾，俊逸的脸上却仍是一派温和，“是，孩儿受教了。只是，若真是靖国公在背后指使，他潜心谋划了这么多年，为的又是什么？莫非……皇上早对咱们起了疑心，所以才让他如此作为？”

这一点，倒真问住了德王妃。

她有些迟疑地道：“这……就不清楚了。但皇上不理朝政多年，也保不准是靖国公有了异心，毕竟皇上当初登基，也不是名正言顺的。”

说到这儿，德王妃脸上闪过一丝怨愤，“当初皇位的第一继承人应该是景宏太子，其次呼声最高的是你父王。只是景宏太子自己不争气，是个扶不起的阿斗。你父王当年文韬武略，深得朝臣拥戴，所有人都以为景宏太子如果被废，会是你父王登基。谁知当今皇上寄居蓝大元帅府时，得了蓝大元帅和蓝翎的支持。他们竟乘着先帝病危，犬戎与西狄同时来犯之时，支持皇上登基……最终，你父王独木难支，为保住中原江山，才改支持了当今皇上。”

一口气说完，德王妃顿了顿，咬牙冷笑道：“你父王早知皇上是个能同患难却不能共富贵的，因此在暗中发展了天理教，防着‘狡兔死走狗烹’的结局，也等候机会夺回皇位。那蓝大元帅却是文种一样的蠢物，连自己的女儿也搭进去，最后还不是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？只是千防万防，你父王还是死在了司礼监手上！”说到伤心处，德王妃忍不住落下泪来。

“母妃节哀。”司流风握住德王妃的肩膀，轻声道。

德王妃一把拉住司流风的臂膀，目光森冷，手指深深掐入司流风肉里，“百里青不过是个阉人，是宣文帝身边的一条狗！这天下就算给他了，又有什么用？你且记着，你最大的仇人是宣文帝，这天下是你父王的，是你的！”

看着德王妃眼底疯狂的光，司流风垂下了眼帘，“是，风儿记着的。如今百里青几乎凌驾于宣文帝之上，权势无边，咱们势必要除掉他……”

德王妃脸上闪过一丝畅快，喉咙里发出尖厉的笑声，“宣文帝沉迷丹药，被自己的狗骑到头上来，也是自作自受！如今天下人只知有九千岁，而不知有万岁！”

司流风讷讷不语。

两个人说了一会儿，话题又回到了靖国公身上。虽说如今靖国公的势头比不上蓝大元帅，甚至不及当年的德王，但也称得上武官之首。如果他有了异心，一点儿也不奇怪。何况当年，宣文帝与蓝翎也有过一段传说，虽然史官们说是谣言，但无风不起浪……只是让他们不明白的是，如果一切真如猜测，他们与靖国公的共同目的都是让宣文帝退位，那靖国公为何要对德王府和天理教下手？

“莫非……”司流风顿了顿，与德王妃幽幽地对看了一眼。

两个人同时道：“是为了令牌？！”

是了，若为了神秘的蓝家令牌，一切就有了合理的解释！

德王妃眯起眼，阴沉地道：“没错，当年他辜负了蓝翎，蓝翎很可能不会将令牌交给他。他许是知道咱们创立天理教的目的，所以才想先下手为强！”

“但……这说不通。茉儿是他和蓝翎的女儿，他完全可以利用茉儿得到蓝翎的信任，获取令牌……”司流风负手在房中踱步，总觉有什么不对劲儿。

德王妃沉思片刻后，忽然古怪地笑了，“风儿，你还年轻，不曾听过当年的事。当年蓝翎刚与西凉无言在边关成亲，就被宣进宫住了段时日。后来她回靖国公府没两日，就传出怀孕的喜讯。当时宫里都传，说她怀的是宣文帝的种！”

这样突如其来的消息，顿时让司流风停住了脚步，震惊地看向德王妃。

德王妃拨弄着纤指上华美的红宝石戒指，带着丝幸灾乐祸的意味继续道：“而且，当时皇后不知为何，跪在宣文帝居住的兴庆宫前三天三夜，直跪到昏厥，宣文帝却非但不怜悯，还大发雷霆，差点儿将她废为庶人。后来没过多久，蓝翎就出了宫，还怀上了孩子……你说，这是不是太巧了？”

司流风瞬间明白了德王妃的意思，“宣文帝对茉儿如此疼爱，甚至超出了对他子嗣的关注，是因为茉儿根本不是靖国公所出，而是……”

德王妃点了点头，神色嘲讽，“所以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西凉无言对这个女儿忽冷忽热，而蓝翎又为什么不喜欢自己这个唯一的亲生女儿——当年蓝翎身为先帝养女时，何等风光，何等得意啊，连嫡出的公主都比不得她！她性子又傲，既然深爱西凉无言，又怎会愿意怀上别人的孩子？何况因为这个孩子，她还失去了西凉无言的心。以她当年的性子，没将西凉茉掐死在襁褓里，恐怕还是因为害怕会招致宣

文帝对西凉无言的不满！”

司流风剑眉一蹙，神色有些凝重，“若茉儿真是皇上的女儿，如今她得知了天理教的事……”

“所以我说她留不得！”德王妃脸上现出一丝狰狞，哪里还有往日温柔贤德的模样。

司流风不是不明白的，却还是沉吟了一下才道：“今日，我和她交手之时，她曾说过，不会将咱们的事说与皇上知道……”

德王妃眼底闪过一丝不耐，“那小狐狸精的话你也信？西凉茉那丫头，和她娘可不一样，心眼子比蜜蜂窝还多！如今她还以为西凉无言是她爹，难保哪天知道真相了，不会转投到宣文帝那里！”

司流风一顿，没再说话，默默的，也不知在想什么。

看着他的样子，德王妃只以为他仍在考虑，不由有些恼怒，心里暗骂了一声不争气的玩意儿，面上却不显，只拉住司流风的手，温声道：“风儿，母妃知你一向心气儿高，但西凉茉看着高贵，说难听点儿，就是个身份不明的种！若她和雨儿一样温柔善良，一心只记挂着你也就算了，偏她还是个居心叵测的小妖精！你何必为这样的女子费心？等日后你登基为帝，要什么样的女子没有？”

听她这么说，司流风也不解释，只淡淡道：“母妃说的是。”

德王妃这才点了点头，“估摸着，明日皇上就会召你问询。你便说你虽怨含香，但毕竟同为血脉，想必他那边也要顾念着含玉到底是为西凉茉而死，会留含香一条命。至于后续的，就要看你的决定了。”

司流风见德王妃这番话也算掏心掏肺了，便沉声道：“母妃且放心，等含香对咱们不再有用，孩儿必定将她交予母妃处置！”

闻言，德王妃的神色总算真正松了一些。她有些疲倦地点了点头，“嗯，母妃知你是个孝顺的。”

两个人这便算说妥了。而司含香哪里知道，她还在昏迷中，就已被决定了弃子的命运。于重伤病危之际，她仍喃喃念着：“哥哥……哥哥……”

且说春日宴第一日就折了个郡主，还连带着好些小姐受伤，人人都没了玩乐的兴致，更担心岷山上还有其他猛兽，朝臣们也力劝宣文帝归京，于是，原本为期九日的春日宴，只开了三日就草草结束，众人都收拾了东西匆匆回京。

“郡主怎么还在这儿？”何嬷嬷捧着个大礼包走过来，正巧瞅见西凉茉蹲在一个还没熄灭的地灶边，模样极为不雅。

她顿时放下包袱，半强硬地把西凉茉拉了起来，“郡主这样成何体统！”

西凉茉不甚在意地拍拍屁股，“这不还在自个儿帐篷边吗？又没别人。”

周围帐篷里的大臣家眷一听可以回京了，不到半个时辰就将所有东西收拾妥当迅速走人了，所以到最后，反而变成她们的帐篷收拾得最慢，因为西凉茉不着急——她要等中午埋在地灶里的地瓜熟了才肯走。

何嬷嬷一点儿也不赞同，但这个时候，她还有事要问西凉茉。她看了看周围，没见着白玉，不由蹙着眉问：“郡主，您不去看看司含香的尸身吗？”

“尸身？司含香死了？”西凉茉一怔。

何嬷嬷顿时恼了，骂道：“白玉这小蹄子，也不知道做什么去了，方才我让她来给郡主传消息的！虽然御医说司含香死了，但老奴总觉蹊跷——昨日御医还说好好的，怎么人今儿就没了？所以打算让郡主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”

“嗯，司含香死了自然是好的，但如果死得这么容易，倒未必是好事。”西凉茉眼底闪过一抹冷光。

可是，等到她与白嬷嬷匆匆赶过去时，面前的，只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，帐篷怎会被点了？里面的人呢？”看着面前的场景，西凉茉不由蹙眉问道。

“回禀郡主，里面的小姐今早病情突然恶化，御医来了两趟都没什么起色，到午后就没了……然后不知怎的，地灶里的火就燃到了帐篷上……”一个宫婢见西凉茉发问，怯生生地道。这里原是婢女的小帐，后来才用来关司含香。

这么巧？西凉茉挑眉，“你们确实看见里面躺着的小姐了吗？”

那宫婢点了点头，很是肯定地道：“今儿有位公公过来，道是帐篷太闷，不利于血气散发，让人拉开了半角帘子。奴婢因此看见了那位小姐躺在里面，不止奴婢，其他人也看见了。”

西凉茉想了想，又问：“今天还有什么人来过吗？”

宫婢有些茫然地摇摇头，“没有……”

西凉茉点点头，随手给了她一锭银子，再没看帐篷一眼，转身离开了。

没过多久，帐篷起火的消息就传开了。

“司含香死了？”百里青批阅奏折的朱笔顿住了。

“回千岁爷，在帐篷的灰烬里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女尸，与德王府二小姐体形相似，身上还有半块被烧坏的玉，是那位小姐的随身爱物，并且好些宫女看见帐篷起火时，那位小姐躺在帐篷里昏迷不醒。”连公公恭敬地道。

百里青眸光明暗不定，如一汪幽幽深水，让人看不清深浅，潋潋的唇角上勾出一道精致的弧，“还真是巧啊……皇上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皇上的意思是，既然人死了，也就算了，怎么说这次春日宴折的都是德王府的女儿，总要安抚一下，不好让亡兄的遗孀太过伤怀。”

百里青轻哼一声，“咱们这位皇上，真是年纪越大越不记事了。当初死在他手里的血脉手足有多少？咱们对那位随他南征北战的德王爷动手，还不是他默许的？如今他做出这副模样，是积德呢，还是越来越怕死？”

对百里青这种极不恭敬的态度，连公公早就见怪不怪了，只道：“爷，皇上请您做决定呢，您看是不是要请皇上改变决定，司礼监这边继续追查？”

百里青随手拿过一份奏折，一边批阅，一边漫不经心地道：“追查什么，人不是已经死了吗，就按皇上的吩咐做吧。”

连公公一愣，立刻拱手道：“是。”

他还是摸不透千岁爷在想什么，不过，既然爷这么吩咐了，照做便是。

未几，圣旨即下。

“小王爷。”

两名正在帐篷边收拾东西的婢女，看见司流风颀长的身影走近，立刻红了脸行礼，力图在俊美的京城第一佳公子面前展现出自己最美的一面，毕竟少王妃已自请下堂，那位厉害的雨姨娘又重伤在床，如今小王爷身边没人伺候，正是大家各展长处，抓住机会成为新宠之时。

司流风对她们点点头，上了德王府的马车，几名高大侍卫将婢女都打发了。

“怎么，圣旨已经下了？”

马车里，德王妃正闭目养神，见司流风上来，微微掀了眼帘，正巧对上司流风手上的一卷明黄。

“是，母妃，皇上已经下旨了，但不曾提到含香，只让咱们节哀，并赐了不少东西。”说着，司流风将圣旨递给德王妃。

德王妃拿过来看了看，又放下了，支着额头，轻叹了一口气。

“嗯，这些赏赐，就照老例吧，把不能变卖的留下，剩下的交给府库，能熔的，就熔了吧。上次洛阳出事后，天理教用钱的地方必定不少。”

司流风一顿，并没有应下，而是仿佛漫不经心地道：“母妃往日不是不赞成把府中银子都投进天理教，也不赞同儿臣夺回……本该属于父王的位子吗？”

德王妃捧着茶杯的手一顿。

昏黄的烛火，在她温柔的面容上蒙了一层晦涩不明的光。片刻后，她唇角扯出一个苦涩的弧度，“你想做什么，母妃何曾能真正阻止你？母妃已经老了，还能有几个今日再这样白发人送黑发人？既然没什么是可以失去的了，又何必不支持我儿去做想做的事？”

司流风看着德王妃，半晌才轻声道：“母妃节哀，儿臣不会让您失望的。”

德王妃点点头，疲倦地闭上眼，“你先出去吧，母妃要歇息一会儿。”

司流风轻巧利落地从马车里退了出去。

独自走了一阵，司流风回过头，远远望着春日傍晚的风吹起德王府马车的车帘，不由得微微眯起了眼，唇角抿成一条冰冷的直线。

母妃，不，姨母，与其说你是支持我为父王复仇，不如说你想要为含玉和你的秦大管家复仇吧？不过，为谁复仇都没关系，如今再没第二个秦大管家让你依靠了，你必须依靠我！这德王府里，也再没人可以骑到我头上放肆，哪怕是你也不行！若当初知道效果会这样好，就该早些杀掉秦大管家！

司流风眼底掠过冰冷的光，而这一幕，恰好被悄无声息地尽收某人眼底。

“如此费尽心思地要保全那丫头的性命，一定有很重要的缘由吧？”

一道突如其来的声音，让司流风浑身一紧。他警惕地看向来人，随后便讶异地挑起眉，“茉儿？”

西凉茉看着司流风，微微一笑，“小王爷还是唤我贞敏比较好，毕竟咱们已经不是夫妻了，这么亲密的称呼，真让人不习惯。”

司流风顿了顿，眸光幽沉，“茉儿，你一定要这么和我说话吗？你以前并不是这样的。”

西凉茉淡淡道：“我想那是因为小王爷并不了解贞敏，所以才会如此惊讶，但我相信，小王爷很快就会习惯贞敏现在的样子。”

“是，本王承认，若比作戏，世间恐怕没几个人能出茉儿其右。”司流风并没有改换称呼，话语里满是嘲讽。

西凉茉微微勾了下唇角，也不介意，“小王爷谬赞了。对于您的夸奖，我只能说彼此彼此。有人分明狼子野心，不也装出一副目下无尘的模样吗？”

所谓的朝中清流，有几个不是道貌岸然的货色？对百里青喊打喊杀，一副“清君侧、除奸佞”的模样，不过是因为争宠争不过罢了，还不如百里青那个真小人——他虽然心机深沉、冷酷狠毒，却从不屑于掩饰自己。

西凉茉的话，让司流风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“茉儿，我以为我们已达成了协议。”

西凉茉负手而立，淡漠地道：“没错，我们是达成了协议，但这个协议里，我要的司含香的命，你却还没给我。”

司流风顿时哑然。

片刻后，他冷笑一声，“你还真是可笑，含玉和含香都是我的妹妹，含玉去世，我们德王府才是苦主，与你有何干系？”

“难道没关系，我就不能对司含香动手吗？就凭她在府里几次三番欲置我于死地，我就可以要她的命！更何况……”西凉茉忽然停住话头，看住司流风，似笑非笑地道：“她也在追寻蓝家令牌的下落，哦，或者说她在代表你们德王府追寻令牌的下落。我和她目的相同，自然不能让她先得手，所以她必死无疑。”

司流风身躯一震，目光剑一般盯住了西凉茉。

过了许久，他道：“谁告诉你，我们在追寻令牌？”

西凉茉没想到司流风竟是干脆认了，她露出一个淡漠的笑来，“自然是该告诉我的人告诉我的。今日来，我只想告诉小王爷一句话。”

“哦，什么话？”司流风负手，睨着西凉茉。

西凉茉随手摘了一朵树上的白玉兰，低头轻嗅，“蓝家的令牌，不管在谁手上，我势在必得。司含香的命，我也势在必得。小王爷向来识趣，若是您不与我抢，那我的嘴，一向是比蚌壳还要紧的。何况，天理教是老王爷与秦大管家经营多年积攒起来的产业，若是因为不肖子孙一朝被毁……那可是大罪过。”

“哼，好狂的口气！”司流风危险地眯起眸子，瞬间出手，将西凉茉圈在了他的身体与树干之间。

他居高临下地睨着西凉茉，伸手挑起西凉茉的脸，冷冷道：“本王真是好奇，你到底有什么资本这样狂傲？难道你真不在乎……咱们夫妻一场有过的那些同床美梦吗？”

西凉茉并不畏惧，只淡淡一笑，“小王爷，请自重。”

“自重？”像是听见了什么笑话，司流风越发逼近，另一只手搁上了西凉茉的脖子，“你对一个想杀了你这卑鄙丫头的人，说自重？”

感觉颈项间的力道渐渐变大，有窒息之感传来，西凉茉微微眯起了眼，却仍是对司流风淡淡地笑道：“小王爷，我可是为你好……”

这话听来异常刺耳，司流风刚要说什么，忽觉背后有劲风袭来，他顿时一惊，下意识避开，却不想那劲风速度太快，狠狠击中了他的后心，将他一下子掀翻在地。一道喝声，也伴随着劲风响起，“放开贞敏！”

司流风痛得喷出一口血来，目光落在不远处走来的高大男子身上，俊颜不由得

瞬间铁青，“你——”

西凉茉微微一笑，转向来人，恭敬一福，“多谢太子殿下相护。”

然而，刚刚出手的司承乾却有些怔愣——他是看见司流风卡住了西凉茉的脖子才下意识阻止，只想逼司流风放开西凉茉而已，怎么会打伤了对方？而且看司流风的样子，仿佛伤势还不轻，可他出手一向是有准头的……

听见西凉茉的话，司承乾回过神来，点点头，正要答话，目光一转间落在了西凉茉丰润的红唇上，不由得顿了一顿，才淡淡回道：“不必客气，贞敏。”

随后，他有些歉意地上前，打算亲自扶起司流风，“风弟，你没事吧？”

司流风却冷冷挥开他的手，自行勉力爬了起来，道：“不劳太子爷操心，君要臣死，臣弟自然当受您这一掌！”说罢，他睨向西凉茉，星辰般的眸子里闪过一抹冰冷怨恨的光，转过身，踉跄地走了。

司承乾身边跟来的谋士陈元大为焦急，他看看司承乾，又看看远去的司流风，暗道：看来太子爷与德小王爷的梁子算是结下来了……

司承乾看着司流风径自走远，默然负手。

他是太子，是不能向臣子道歉的，何况司流风对贞敏出手，分明是携怨报复……想到这里，他看向西凉茉，只见她雪白的颈上有一丝红痕，眼底不由闪过怒气，指尖也不由自主地触上了对方的颈项，“你没事吧？”

西凉茉眉心跳了跳，不着痕迹地别开头，淡漠地道：“多谢太子殿下关爱，贞敏没事。”这位太子爷，也未免对她太过关心了吧？

“为什么让他伤你？你明明可以不让他碰你的。”司承乾微微蹙眉。她的武功并不弱，不是吗？

西凉茉一顿，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是不咸不淡地道：“贞敏不敢劳烦太子爷关心，一点小伤而已，贞敏先行告退。”说罢，她优雅地福了福，转身离开。

伊人远去，指尖上却还残留着细腻的触感。司承乾深邃的眸子里掠过一丝迷惑——他是越来越看不懂西凉茉了，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子？

记忆里，秋山那夜，她照顾自己时，分明是温柔的；但她决定嫁给司流风时，他也能感受到她对自己的冷淡；算计西凉仙时，她是卑鄙的；但前日她背着司含玉出现时，虽然一身狼狈，他却觉得身背长弓，手提长刀，复仇女神一般的她是那样惊艳……她就像一个谜，每次出现都给他不同的感觉，哪怕不那么愉快，却让他记忆深刻，深刻到让他忍不住想探究她的每一面，想去触碰她……

“太子爷，咱们该回去了，否则皇后娘娘要着急了！”陈元看着司承乾的模样，忍不住拔高了声音道。太子爷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能看着贞敏郡主露出那种几乎

可以称之为迷离的眼神……实在不应该！

如梦初醒般，司承乾的身子猛地一震，又恢复了往日的冰冷淡漠，“嗯。”

西凉茉走在林间，直到感觉背后那道盯着自己的视线被重重树木挡住后，才自在了一些，对着空气道：“魅六、魅七，刚才是你们谁出的手？”她可不认为司承乾有那么好的身手，能将司流风重重击伤。

然而，没人应她。

西凉茉有些不悦，正打算再问，却发现前面不知何时出现了一道暗红色身影——精致的宽松流光锦缎长衫上绣着银色的华美云纹，长长的乌发用银色织锦发带松松挽在脑后，越发衬得他肤光如玉。

西凉茉一愣，若不是那张脸太过熟悉，她会以为遇到了山间精魅。

“师父？”西凉茉有点儿纳闷。唔……虽说这位爷穿这种极华美的衣衫不但不显轻浮，反而更添华贵，气势逼人，而且天下间也再没有谁比他更适合穿成这样……但问题是，他们这是准备回京了吧？这位爷也未免穿得太烧包了！

百里青摇了摇手中的扇子，温柔地笑了笑，“过来。”

“……”

西凉茉蹙起一身寒毛。不对，这温柔如水的笑容是怎么回事？她家千岁爷只会冷笑、奸笑、狠笑、佞笑、阴笑……怎么可能露出这种诡异表情？！

对方见她停住了脚步，似乎有些怔然，随后笑得越发温柔可亲。

“小茉儿，这是怎么了？快到为师这里来。”

西凉茉不动声色地走近，冷眼一眯，瞬间从腰间抽出软剑，指着对方，冷冷道：“你是何方妖孽，竟敢冒充我师父！魅六、魅七，还不将其拿下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妖怪”的嘴角抽了抽，唇角那抹温柔的笑立刻走了形。他指尖一弹，将指着他的软剑弹开，然后一把将软剑的主人恶狠狠地扯到面前。

“臭丫头！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，敢拿为师给你的剑指着为师？”

西凉茉一愣，随后立即松了口气，也不理会对方还揪着自己的衣襟，一边低头把软剑收回腰间，一边蹙眉道：“师父，下次不要笑得像个要吃小孩子的妖怪，虽说你看起来已经够像妖怪了，但在这种傍晚时分，看起来还是很吓人的。”山间精魅多，傍晚时分正是逢魔时刻，最容易遇见幻化成人的妖魔鬼怪。

妖、妖怪？他看起来很像妖怪？

西凉茉光顾着收剑，哪里注意到百里青越发狰狞的脸，蹲在树上的魅六和魅七

却在瞅着百里青的表情后抹了把汗，暗道了声小姐自求多福便齐齐溜远。

等西凉茉后知后觉地发现气氛不对时，一抬头就看到百里青正阴冷地瞅着她，赶紧狗腿地笑道：“哎呀师父，您这身衣服可真是华丽又大方……唔唔！”

话音未落，百里青已毫不客气地攫住她的后脑，狠狠地吻了上去。

这臭丫头，还真是一点也不会说话，嘴巴臭死了！枉费他今天心情好，听了小连子和小胜子的建议，想着要保持美貌年轻就要时常微笑，又换了身新衣过来见她，居然被说成吃小孩的妖怪！

林间响起一片让人面红耳赤的唇舌交缠声……

许久之后。

“师父……你让我怎么见人啊？！”

西凉茉瞅着小镜子里的自己，欲哭无泪。

千年老妖要不要这么小心眼儿啊？她只说他刚才有点儿像妖怪而已，用得着这么弄她吗？这嘴……说像香肠都是看不起香肠啊！

百里青慢悠悠地执起白玉杯，品了一口，“味道不错。”

西凉茉唰地涨红了脸，冷睨着百里青，低声唾道：“无耻！”

百里青瞥都没瞥瞪着自己咬牙切齿的人，闭上眼，嗅了一下杯里的清酒。

“本座是说，这春色夕阳下，林间一壶酒的滋味甚是不错，也不知被心怀无耻之念的人想到哪里去了。”

西凉茉一僵。过了半晌，她气哼哼地道：“行，您最伟大、最高尚了！那么高尚的人，怎么刚才偷袭德小王爷还要借着太子爷的手啊？”

百里青长而华丽的睫羽带上一丝阴霾，似笑非笑地睨向西凉茉，“怎么，心疼你前夫了？”

“不，我只是勾引太子殿下未遂，心情不爽而已！”西凉茉顺过百里青放在鎏金紫檀案上的酒壶，径自往嘴里倒了口酒，愤愤道。

果然顶尖的权势就不是一样啊，山野里也有人备了这么好的果子酿，连华华丽的杯碟茶案都一应俱全。西凉茉含了一口果子酒，只觉红肿的唇上烧得慌，又噗一声吐了出来，去找白水漱口。

“粗鲁。”像他这样集天下优雅飘逸之大成者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徒儿？百里青看着西凉茉的动作，鄙夷地摇了摇头，继续优雅地品着自己白玉杯中的酒。

“拜您所赐，您就别嫌弃了！”西凉茉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，扯下一边伺候的小太监腰间的白绢帕子，蘸水冷敷起肿嘴。